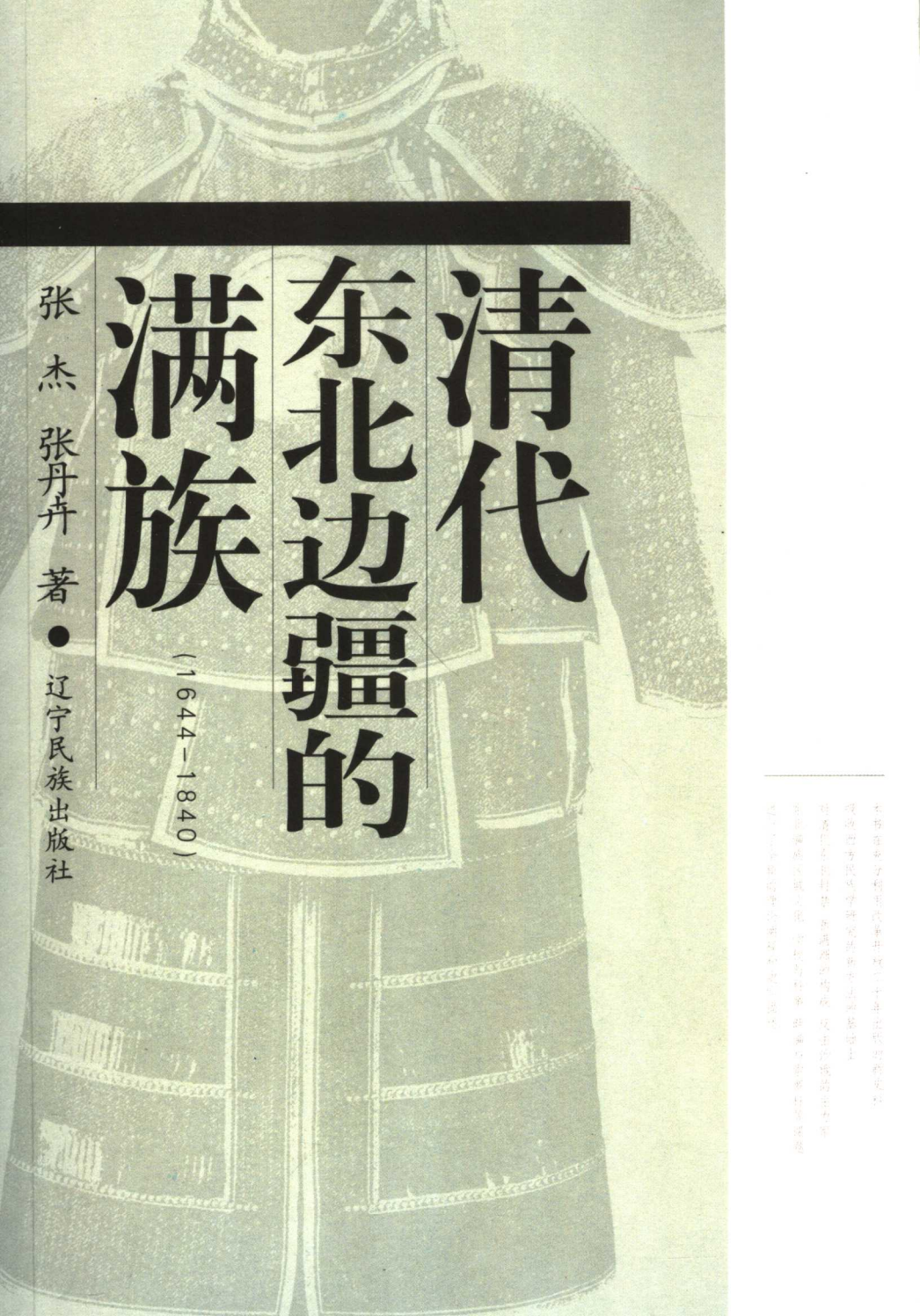




清代 东北边疆的 满族

(1644-1840)

张杰 张丹卉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本书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二十周年纪念之际出版，
是清代满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作者多年
研究的心血结晶。本书以清代满族在东北边疆的
历史为主线，结合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
的研究成果，对清代满族在东北边疆的历史地位、
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的考察和论述。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
部可读性很强的通俗读物，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清代

东北边疆的

满族

(1644-1840)

张杰 张丹卉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张杰 张丹卉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 (1644—1840) / 张杰, 张丹卉
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12

ISBN 7 - 80644 - 865 - 9

I. 清… II. ①张…②张… III. 满族—民族历史—
东北地区—清代 IV.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097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5 $\frac{1}{4}$

字 数: 380 千字

插 页: 8

印 数: 1—2000

出版时间: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4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 - mail: lnmz@mail.lnpgc.com.cn

辽宁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十五”科研项目





张杰，1954年5月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1982—1985年先后获辽宁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年8月～2005年8月留学韩国，为国立汉城（首尔）大学高级研究学者。现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辽宁大学学术带头人，国家教育部“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课题首席专家。主要著作有《乾隆帝》、《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满蒙联姻》、《辽河流域宗教文化》、《清代科举家族》等。此外，从1982年起，先后公开发表清史、满族史、东北边疆史地与中韩关系史学术论文60余篇。1998年当选为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2003年被沈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沈阳市优秀专家”。



张丹卉 满族，1964年9月生于辽宁省北宁市。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现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从事“满族史”、“满语”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论文有《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关于满族形成的若干问题的考辨》、《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等20余篇，先后发表在《史学集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刊物上。此外，参与了《满族文化史》、《满族大辞典》等多部学术著作的撰写工作。



└ 明末东海瓦尔喀部裴优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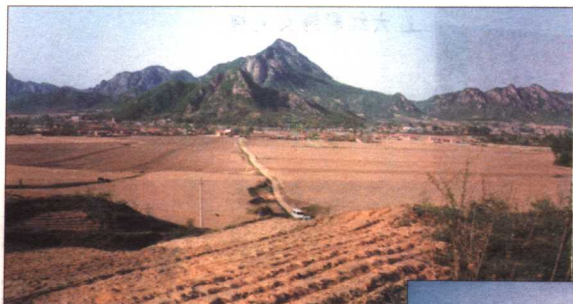
└ 明末东海瓦尔喀部温特赫城遗址



└ 东北八旗兵在雅克萨战役中使用的火炮

└ 清代黑龙江将军驻地瑗珲新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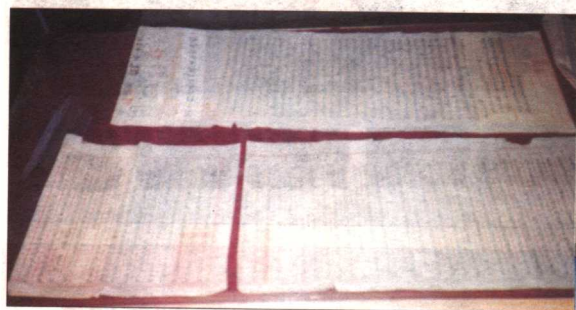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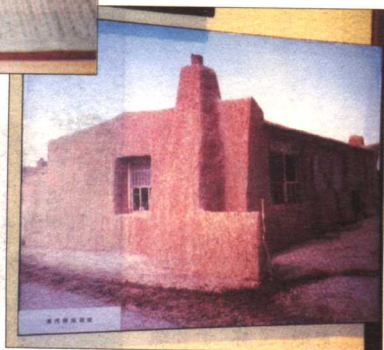
⌞ 清代凤凰城边门附近的大片旗地



⌞ 道光皇帝表彰已故东北八旗兵之妻所立的牌坊



⌞ 齐齐哈尔满族退休干部杨宪龙先生珍藏家谱



⌞ 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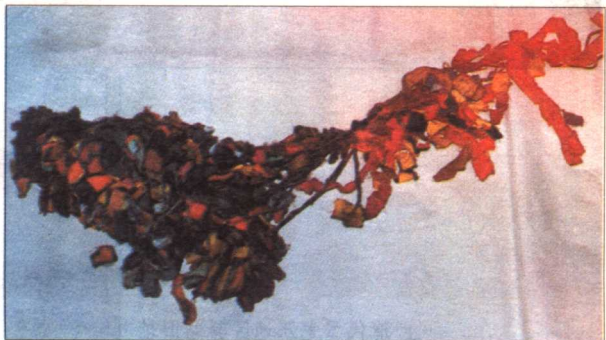
┌ 大红彩绣女夹袍



┌ 荷包



┌ 满族家庭保存的
祖宗匣及香座



┌ 满族祭祀时使用的
索绳, 又称“子孙绳”

绪 论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满族的故乡。我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这里是中国满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辽宁省有八个满族自治县，其中四个县：凤城（县级市）、宽甸、岫岩、桓仁，曾先后隶属丹东市管辖。在我幼年的记忆中，50年代末期，曾经看过“跳大神”，记得有一位刘姓邻居是“二神”。事后，老是觉得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能当上“二神”？周围有些人家从来不吃狗肉，过年时也与我家风俗有所不同。还有一位邻居说：他们祖先本来是山东人，来到东北后变成“旗人”，入旗目的是为了得到土地耕种。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在课堂上听徐恒晋老师讲授满族史后，才知道原来这些乡邻都是满族，由此萌发了研究身边这些事情的愿望。

1982年，我考取本校硕士研究生，师从李燕光、徐恒晋先生，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满族通史》的撰写工作，至今23年矣。两位业师均已驾鹤西去，我也是年逾半百的华发之人，人生如白驹过隙，遥想当年往事，恍然就在昨日，不觉感而慨之！

自从1958年辽宁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室（所）起，就开始了对满族的研究。《辽宁大学清史所简介》一文中说：“当年李燕光、孙文良、郑川水、鄂世镛等人就与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傅

乐焕等先生共同开展全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也使辽宁大学的清史研究形成与满族研究并重的特色。”^①这一段由我执笔的文字,虽然讲的是辽宁大学的满族研究与清史研究的互动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满族研究在清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例如,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论文选集》第一辑,共计收录论文19篇,其中多数属于满族研究,郑天挺、王钟翰、莫东寅、李燕光诸先生的论文,论述所及皆为入关前的满族,王钟翰先生被当代学人誉为清史学界泰斗,在论文集中载有3篇文章,内容全部是满族研究。^②刘大年、商鸿逵先生所写论康熙帝之文,亦应归入满族研究范畴。满族研究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展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辽宁大学李燕光师、孙文良师先后主持撰写的《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年)和《满族大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进一步推动了满族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一书统计,目前已经出版的满族研究著作、文献、论文集达606种,若加上该书的“补充参考存目”又252种,总计为858种,包括遗漏之作,当在千种以上。满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细读这858种满学著作书目介绍,尽管其中不乏鸿篇佳作,也存在大量重复题材,例如,选题过多集中于清朝皇帝、满族风情、萨满祭祀、宫廷史话之类。且不说充斥其中的会议论文集。约略统计,仅仅记述清朝皇帝的有64种,其中有关康熙帝的又占14种^③,这些传记是与否应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满学”著作,乃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① 见《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王钟翰先生论文题目分别为:“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载《清史论文选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详见阎崇年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的问题，此处不拟予以讨论。简而言之，目前在满学研究领域中，既缺乏对满族进行总体研究的著作，又少见对满族进行区域研究的力作问世。

1644年清政权迁都北京之后，清代的满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东北满族、北京满族和驻防满族三大部分。金启琮先生著有《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两书，关于驻防满族，则相继有定宜庄女士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韩国任桂淳女士的《清代八旗驻防兴衰史》（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关于清代东北地区满族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迄今为止，竟未见一部学术著作出版。故本书的撰写，是名副其实的拓荒和填补空白之作。

那么，截止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清代东北满族与北京满族有何不同？东北驻防旗人与其他地方的驻防旗人区别何在？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东北满族的历史地位如何？科学解释这些满族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全面阐述东北满族的伟大贡献，正是本书的写作旨趣所在。在清初驱逐沙俄侵略军战争中，以满族为主体的东北八旗作为清军主力，在反击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44年，八旗军队主力连同百万满族群众“从龙入关”，东北地区陷入“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被动局面，致使沙俄侵略者趁机侵入黑龙江流域。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戴逸先生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论述甚详。^①我们以此为据并通过大量史实，有力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说，试问，清政府面临如此严峻的“内忧外患”，怎么可能做出封禁东北的决策？倘

^① 戴逸：《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原书题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书中《编者说明》中有“本书主要由戴逸同志执笔撰写”句，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若清政府实行封禁东北的话，又怎能取得驱逐沙俄侵略军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清政府在经济上采取的是开放东北的辽东招民政策，鼓励汉族饥民到关外耕种旗地，汉族人若能够带领百户居民来到关外，还可以当上知县官。由此促使盛京地区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保证了反击沙俄的军粮供应。在军事上，清政府将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组成“新满洲”八旗，解决了反击沙俄战争所亟需的兵源问题。首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前者在入关前即战斗在黑龙江流域，后者则是土生土长的东北满族人。沙尔虎达、巴海父子率领八旗兵和各族群众，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击溃了侵入松花江流域的沙俄侵略军，遏止了侵略者的南下势头。萨布素带领八旗兵在黑龙江两岸筑城运粮，于雅克萨战役中英勇奋战，终将沙俄侵略者赶出黑龙江流域。反击沙俄的战斗，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东北满族所立下的丰功伟业将永垂青史。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基本内容如上。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继续实施“招新满洲”编入八旗政策，使新满洲构成东北满族的主体。顺治末年，开原以北地区仅宁古塔城驻防八旗兵430人，雍正末年，吉林和黑龙江地区驻防八旗兵近2万人；康熙十七年（1678），一次迁移盛京地区的新满洲人口计11 180人。这些在雍正朝官修《八旗通志初集》中尚写成“新满洲兵”“苦雅拉兵”“席北兵”和“卦尔察兵”，到乾隆末年所修《盛京通志》时，则一律视为“满洲马兵”。^① 这些满族共同体的新成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根据东北国防的需要，驻守战略要地。八旗官兵和满族群众到达指定驻地后，他们冒严寒顶酷暑，上自将军、副都统，下至普通兵丁，入山伐木，就地取土，在几乎完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修建起城防、公

^① 详见张杰：《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廨、营房、居屋。在这些驻防城之间，又设立驿站相连接，从而组成十分完备的防御体系，极大地巩固了东北国防，而且密切了各地区的联系，为整个东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日本满史会编写的《满洲开发四十年》，把1905年以前的东北说成是不毛之地，称“当时的满洲，是名副其实的塞北荒原”^①，这种提法，明显歪曲了历史事实。东北满族所修筑的盛京、牛庄、宁古塔、吉林乌拉、齐齐哈尔等城，远在1705年以前，就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具体详情，可见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从康熙中叶开始，清朝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东北满族一手拿箭，一手扶犁，既是康熙盛世的建设者，又是康熙盛世的守护者。以往关于清前期东北经济开发的论著中，都或多或少地夸大外来流人和流民的作用，视而不见满族在东北开发中的主力军作用。康雍乾时期，东北满族开垦了上千万亩的旗地，其数量超过民地不知多少倍，使盛京（今辽宁）地区成为东北粮仓，大批粮食调往关内。本书特别引用普通八旗兵尚贤家族的八代记载，有力证明了满族人在生产中的直接作用。鸦片战争之前，东北国防完全由八旗兵守卫，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巡逻在高高的兴安岭和长白山上、广阔的东海之滨和图们江、鸭绿江畔。此外，他们作为八旗的最精锐部队还无数次地奉调出征，建功业于天山南北，洒热血于西南边陲，几乎参加了在边疆地区的所有战役，成为清军克敌取胜的突击队和生力军，涌现出塔尔岱、海兰察等一大批名将。东北满族以其付出的巨大牺牲，换来了康熙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如果没有东北满族踊跃参战，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就无从谈起。本书的第五章至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东北满族在经济建设、保卫祖国领土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在清政权统一新疆之前，东北地区为罪犯流放之地。近人谢

① 见该书《序言》，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1988年印本。

国桢先生之《清初东北流人考》（载《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兴盛先生之《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流人在东北开发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清初由于反击沙俄侵略的军事需要，大批流人被编入官庄、台站、水师营中，为清军获胜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证，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满族的一部分。在当时关内汉族文人的眼里，流人一旦被发配到东北极边之地，立刻面临着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而从遗存到今天的汉族流人著作、文集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东北满族对他们的信任和关怀。以著名流人吴兆骞为例，宁古塔驻防八旗将领为他妥善安置了住房和家属，他不仅受到八旗官员和满族群众的尊重，还成为将军巴海的座上客，常年的塞外生活使他对东北边疆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吴兆骞写下了许多诗歌，记述他与八旗将领的友谊，歌颂东北的壮丽山河。乾隆五年（1740），清政府错误地推行东北封禁政策，阻止关内流民前往东北垦荒种地。但是，满族地方官员不仅不执行封禁令，而且还以流民聚族相安，难以驱赶为由，将他们安插到州、县落户，取得合法的居住身份。乾隆一朝，被清史学术界公认为东北实施封禁最严厉时期，而据时人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统计，自1741—1781的40年间，奉天府的民人口数增加了三倍之多。广大满族群众热心招徕外来流民，除了他们古朴的民风之外，更由于东北满族承担着沉重的兵役负担使然，满族地主也趁机吸纳流民为其垦荒致富。乾隆时期，盛京地区清查出的民佃旗地就有12万晌之多，按照那时的生产力推算，每个男丁耕种10晌地，12万晌地就需要上万人耕种。民佃旗地只占汉民耕种旗地很少的一部分，而满族地主利用汉人佣工开垦的旗余地则有30多万晌，所容留的汉族农民数量之多，于此可见。本书的第八第九两章，分别以“善待流人”和“招徕流民”为题，客观叙述了东北满族团结流人和流民，共同开发东北的奋斗历程。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努力进取的民族，而在东北满族文化

教育发展中尤其明显。以往学者们的论述，往往过多强调满族文化上的汉化趋势，完全忽略了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上的满族化趋势。从清代早期文献记载来看，满族有正规的学校教育，始于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地区之后^①，主要采取翻译汉族典籍的形式进行学习。1644年八旗主力随同顺治帝入关之后，东北满族的学校教育被迫中断。清政府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了培养管理东北边疆地区的人才，陆续在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建立起供八旗子弟读书的满文学校。鸦片战争之前，盛京地区的八旗学校，由于当地满族人参加科举的需要，既学满文，也学汉文。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学校则专门学习满文，因此被称为“满学”和“满官学”。这些满文学校的出现，不仅为满族同时也为东北其他少数民族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为达斡尔、赫哲、索伦（鄂温克）、锡伯等民族培养了第一批知识分子。东北边疆满文学校的发展，除了满足清政权对管理边疆地区的人才需要之外，还将满语文的使用扩大到其他少数民族之中，延长了满语文的使用时间，特别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连原来使用汉语文的汉军、使用蒙古语的蒙古八旗，也都纳入了满文化系统。本书第十章以“满语满文”为题，分别叙述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地区满文学校不同学习内容以及特点，尤其是这些满文学校对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巨大推动作用。

本书的最后四章，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清代东北满族的社会生活。广阔富饶的东北大地，平原一望无际，江河奔腾不息，山高林密，气候严寒。分布在东北各驻防城及其周围村屯的满族

① 《重译满文老档》，第24卷，天命六年七月，汗在十一日下达的文书：“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印本。此段文字，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满族正规学校教育的最早记录。